

T5362/2113(5)

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2 1953



程洛水先生集

卷七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記

行在重建大宗正司記

唯天降衷、彝倫攸敘、唯聖建極、人道爲先、夫人道
昉乎夫婦、嚴乎父子、明乎兄弟、衍而族之、一而宗
之、皆天之彝、而人之極也、故盛帝哲王、揭道統範、
人心如川之流、如風之靡、而無一毫與吾扞格之
意者、蓋敬其親、所以教天下之孝、長其兄、所以興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程秘著

PRINTED IN JAPAN
SUPPLIED BY
JAPAN PUBLICATIONS TRADING Co., LTD
TOKYO JAPAN
日本出版貿易株式会社

天下之悌睦其族所以作天下之順其事簡而易行其理融而罔拂萬化之權輿百王之軌則未有一日而能舍是者宋受天命德歆于天天寔祚之子孫千億蓋不止乎魯衛毛聃郤雍曹滕畢原鄭郇邠晉邢茅而已也而吾祖宗之意慮其散而不合合而無以教之也於是法堯則周設爲宗正以統之南渡以來益加密焉旣設南外於溫陵矣又設西外於三山西南旣皆設矣又於行在置大司以繼二外焉豈非緒裔日繁經務日滋故規置

日詳邪初在所之司建於衆安橋之南嘉泰改元埃於融風廼徙而建於開元宮之左迨嘉定十有七年歲益久屋漫壞丞相遂言於上曰宗故無

學也今學矣而宗正一司所以出政令而輔教化與學相爲表裏者矧其所治乃潛宮之故址可弗治乎上曰俞乃予緡錢萬有奇俾亟新之於是重門耽耽隆堂屹屹碧瓦鱗鱗朱門奕奕地與屋稱屋與事稱都人聳觀萬詞一偉已而知大宗事與知大宗丞聯車來訪曰願有以記之予聞官寺

古人必葺，非直爲是美觀也。非唐居而移體也。凡以重其職，故嚴其屋。嚴其屋，則敬其事耳。然則大宗之所以爲事者，何以哉？曰：謹生始以防其僞，重婚族以厚其別，時衣廩以恤其困，隆道誼以明其教，嚴憲罰以禁其惡，則麟趾之化陶然大醇，於以罄周石而重漢鼎，億千萬年與。宋無極其職，顧不係於大宗邪？惟宗正世有賢德，爲天族表，必能上稱大君擢任之重，下慰宗支瞻望之切矣。宗正名師貢，蓋崇憲靖王之子，今官檢校少保奉國子也。

檢正都司重建直廬記

四佐七輔，光贊皇圖，他未具僚也。唐虞官百，一相百揆，夏商官倍，伊虺竝登，方是時，事猶鮮也。至周則繁矣，旣立冢宰，又立公孤，然亦鮮也。至漢唐則又繁矣，故漢唐命相，寢不一焉，得非世益變，事益繁，故官益備邪？天監宋德大命集子藝祖，首相趙韓王，舉天下之事，一歸中書，而後相之名

始正其後立三公之官以宰相領之而後相之職始尊蓋宰相者以總萬微統百官爲職而公孤者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爲事宰相公孤固道與法之所由以出者然則爲之屬者其可專以法言哉上承下覈亦貴乎知道而已一謀議焉期以宣朝廷之教化一賞罰焉期以示朝廷之勸懲一士之伸期以興天下之英茂一夫之汰期以沮天下之庸回運動期以折遐衝惠利期以洽微細夫如是則雖法也亦道也非法之外他有道也雖然由漢

而來丞相設兩長史而三公則又各設其屬至隋唐於尚書則置左右司郎中及員外郎我朝於中書則又置檢正諸房公事屬亦衆矣然則未有以勛名事業大顯於世者果才難邪抑用之不盡耶稽之國史王蕃建言都司於省事無所不預今宰相入省諸房填委徑稟請筆但以草檢齋赴郎官寄日押字而已請依元豐崇寧舊法諸房各具簽貼先都事次檢點次郎官押訖然後請筆以行今丞相之宅揆也一用故制未始輒變然智燭亾形

亦莫敢以銖兩欺者。暇日復命其掾曰：都曹之廬
敞矣，乃捐金使新之。於是庚辰歲功辛巳役，治
事之舍敞潔清明，且結亭以合議，疏沼以澄心。耽
耽間間，志慮不煩。蓋思古人所謂助和鼎味者，固
不止摘微隱於簿書，校寡多於錢穀而已也。雖然
天之生才，參差不齊，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
萬。大者閑於大而毋忽於小，小者安於小而毋媚
於大，各務罄竭相爲師師，惟知有國，罔知其他。人
主無爲也，而論一相於上，宰相不親細務也，而列

羣掾於下，羣掾之職舉則中書之務可清，中書之
務清則垂衣之化可疑。然則都曹之繁大矣，可不
思所以答吾君吾相者哉！其嘗叨列掾，且嘗豫營
築之役者，故同列以紀事爲屬辭之不獲，輒附所
聞者如右。

行在重建進奏院記

古者諸侯述職于王，所必有館焉。周立邑，漢設邸，周而上可推也。唐中不競，藩置益舛，我國家天臨海境，東至于海，西達于關，南淮北冀，萬里一堠，制爲大中下都督府，又路爲都督府，又路爲安撫司，鎮府州軍凡餘四百，上之施令，布教雷行，雨沛朝發，九天莫周，萬宇下之執秩，拱稽歸時，事脩常職，凡郡條之宜，民情之隱，奉章而上，謁稽疑於太宰，質政於有司，川流環運，道不虛足，使要荒如畿甸，

畿甸如堂陛，不知有天關九重之隔者，皆於邸而咽喉焉。又城外羈縻之州，五十有三，咸凜聲教，又其外曰海濱，海濱之國以百數，若安南高麗等歲時入貢，又若鼠島麟洲騰風踏浪，譯言賈寶，自達于舶司，亦有請于朝者，然則是邸顧不甚重矣乎。六龍御東，志在北還，往往百司庶府僅取苟具，故邸亦草繕，中更融風嘗再繕之，草又甚焉。歲老益摧於事，弗稱矧今也。齊魯魏博之間，連城數十，奉圖請命，皇仁天覆，懷來方輿，執玉萬國，日月可冀。

邸顧若是將焉攸賴，乃典邸朱君王君請之朝，朝頒萬緡，遂更新之，豐棟厚梁，平庭壯楹，宿直之廬，書檄之儲，胥史之居，洗陋揭庫，具曰偉哉，比成也。乃落之，甘泉之從臣，宰樞之列掾，咸在焉。二君謂予曰：古者官脩其方，故物不坻伏，方之爲言書也。書其設官之由，職治之事，朝夕以自厲焉。周官三百六十，官各爲書，其典適四方者，則又物爲一書，多或至五書，後世弗奠厥官，其書亾，故其職因之廢放，所由來久矣。今院再建書，未遑也，記其可已。

乎。某謂二君知邱之爲重也，而作新之，才能集事。智能役物，故費半而功倍之，皆可書也。至若知邱之當建，而又知職之當爲，且欲記之以庶幾古人之脩方，是尤不可不書也。然古者官無崇卑，皆得以其職諫焉。夫上宣下納，邱之職也。因出納以寓箴規，非古人脩方之意與。然則由唐迄今，凡領斯邱者，率至大用，豈無爲邪？由其號者，觀其實，後其職者，繼其事。二君之意深矣。朱君名藻，王君名與權。

淮東提舉司門樓記

竊嘗慨嘆寓內之事，有當爲而不爲者，有已爲輒廢而莫有繼爲者，要皆有時焉。時至矣而未得其人，得人矣而無其志，皆不能以有爲也。朔風烈而未耜閒，春雨濡而桔槔卧，時未應也。晨已秣而病駒難駕，漏已殘而雌伏無聲，非無其時也。無其才也。負慶忌之勇而一羽莫任，具飛廉之足而跬步弗前，非無其才也。無其志也。當其時矣而又得其人，有其人矣而又厲其志，則泰山可挾，北海可超。

華胥之俗可還而結繩之治可追也。而况有司營繕之事哉。由漢唐而來，兵賦所出，淵藪江淮而向也。淮東常平茶鹽使者則又兼淮西領之，其任可謂重，其權可謂尊矣。而其建臺布治之所，則前直津亭左，迫州宅，右底廢營，偏仄荒蒼，來者欲迷，然則開拓之振起之，非其所當為邪？乃其司自揚徙泰，自紹興以及于今，浸浸百年，而未有為之者。嘉定壬午，今使者來，始克為之。歲事於癸未之季秋，迄工於是年之清祀，於是崇門耽耽，飛樓屹屹，東

西對峙，神工天力，隆若泰華，深若滄溟，其氣足以吞海濤，其勢足以填淮服，然則非時邪？非才至而心亦至邪？然樓之中拱凡三十尺，結霧薄雲，上侵赤霄，得無大過邪？使者曰：不然，吾嘗讀易而有得於大壯焉。蓋大壯之為卦，乾下震上，四陽並進之象也。而聖人繫易從而推明之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然則作室而必取大壯，非大壯則奚以自別於營巢邪？雖然，抑有慮焉。昔人有懲營築之

事者曰工不使鬼必在役人財非天來終須地出
今役也縻金之緡逾四萬役民之日將二萬民顧
不病邪然予又聞之使者其羸取公上而歛不及
下工優祿直而民不告勞則又何慊乎是哉而武
者則又曰公臺不築而王侯錦木民乏環堵而公
府雕墻毋乃不可乎曰不然今昔殊時損益異制
茅茨不剪莫再虞朝臯門仞堂具存周典至其野
則田萊闢入其邑則室廬整戶有田家有宅廬環
有桑菜茹有畦先斯人而憂後斯人而樂是道也

兼舉而不相悖並行而不偏廢則又安得謂之厲
民以自奉哉樓旁築臺眎聽益廣公餘暇日登樓
坐臺乾端坤倪一瞬八荒近而閭閻之戚欣官吏
之貪廉阡陌之荒治耕耨之早晏戶口之登耗禾
黍之嗇穰瞭然在目因得以脩吾令而行吾政至
若憑虛極眺則齊魯鱗鱗關河蒼蒼忠憤所激風
雲入懷紆百年之壯志振萬世之長策際斯時用
斯才充斯志其又可量邪使者楊氏名恕自丞大
宗正授少府節而來

行在重建都督府記

象垂天缺，聯絡勾陳，勢密羽林，環拱丹宸。漢分南北，以居重，唐設府衛，以御輕。大牙足以相制，內外豈容適均。茲歷代之深意，逮我朝而作新。龍蛇龜兕，隱隱絃絃，其屯如雲，其動如霆。犀甲熊旂，金節嶙峋，一麾萬趨，統於將軍。將軍之居，宜阜宜潭，儻陋弗閔，曷壯國觀。顧若步官，訟陋爲甚。住去代來，疇不思振，才力束之。百年一瞬，仆興有時。今候迺來，歲月幾何，已一新之。惟工惟材，匪役匪征，廩屋

直豐兵民欣欣用能崇門碑兀隆堂岌業煙浮瓦
碧霧籠牕濕登高眺明意氣八荒右湖澄鮮三軍
解裝左江澎湃萬騎奔場疏沼沚屋垣廡耽耽沈
沈不啻百楹捐緡三萬糜斛五百悉取於節抑之
餘曾不爲毫髮之歛始於寶元之冬迄於丙戌之
春罔愆于經人若不聞昔之笳鼓謹壯旗幟精明
對壘覘之猶曰能軍然則今舉也改百年之陋轍
建一旦之宏模不足以觀人乎曰未也方其將畧
心傳靈機圮授濡湏振迹固始知名虬騰周戍之

間鸚立漢壇之上弓鳴辟歷劍躍龍阿指撝而川
陸回形叱咤而風雲變色馘首斬將破整摧堅稽
功校勞
泱泱淮水暴暴淮山且不寧是
也能貴而不能賤能豐而不能約偃息華棖之下
甘卧重裯之上鮮醲足以敗其真歌舞足以蠱其
心強筋頓輒於習閑髀肉復生於久佚此蓋自昔
建功業者之所同患也今也輕煖不被體腴甘不
入腹手斃日運腰弓夜鳴一寒暑等渴饑忠精義
氣始末不渝唐人郭中令有言受恩塞下制敵行

間東西十年前後百戰。天寒折劍，濺血霑衣。野宿
驚心，飲水傷骨。跋涉險阻，出入死生。所仗惟天，以
至今日。噫嘻，其殆庶幾乎。蓋由其性然，惟其性也。
則居此爽塏也。吾知必能曰：壁壘之衆，寧無雜蛙
蛭之濕居者乎。眎此華好也。吾知必又曰：列亭之
戍，寧無引蘆葦以自障者乎。每飯則思日昃未炊
之士。方衣則念天寒不褐之家。且奚以知其然哉。
觀其嚴湯液以起病，厚嫁聘以恤孤。保封田以衍
餉，明功籍以振滯。偏裨無困役，符籍絕苛征。士旅

歸心。連營一詞，推此以旃。決知其有此，而不樂
其居也。不然則總核之朝黜陟之公，胡爲乎山未
靡旃，畀之金鑑之符，而使之總牙璋之律哉。雖然
是亦未爲可安之地也。聞之西北有故都焉，泰山
黃河之靈，望雲就日之人，延頸以俟翠華之還者，
不知幾春秋矣。今也閶闔風生，靈旗影高。思紹興
草創之意，憤東南王業之偏。擁天授之神矛，落櫓
搶之妖祲。振霜飈而掃敗葉，鼓天浪以洗危巢。然
後警蹕，驂乘奉六龍而還上都。大開明堂，汛掃陵

廟幸丹鳳門大赦天下謀臣猛將以次論功賜第
帝城永蕃王室斯時也吾居其庶幾可莫乎然則
是役也姑書始焉侯王氏名虎云

賜名清湘書院記

真宗朝張公景狀柳公開之行云公少誦經籍天
水趙生老儒也持韓退之文百篇授公曰質而不
麗意若難曉子其詳之公一覽不舍嘆曰廣有斯
文哉因爲文直以韓爲宗且名肩愈字紹先又曰
公生於晉末長於宋初扶百聖之大教續韓孟而
助周孔又兵部侍郎王公祐得公書曰子之文出
於今真古之文也兵部尚書楊公昭儉亦曰子之
文章世無知者已二百年矣然則公之道韓公之

道也。公在先朝一時羣賢尊慕如此。按公以開寶六年登進士第，張公作行狀，乃咸平三年而公序韓公集有曰：予讀先生之文年十七，今凡七年，然則在國初固已得韓集。去穆公脩時已數十年矣。歐公脩蘇公軾更出，其後而歐公畧不及之，乃以爲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何也？范公仲淹作尹公洙集序亦云：五代文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時人專事藻飾，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師魯與伯長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

文一變，而古讀范公此序，則韓之道始發於公，而尹公穆公歐陽公皆繼公之緒，亾疑也。夫如是，則洗西崑之陋，而上承六藝之統，使我宋文體陶育大醇公之功，寔在諸儒之先。初公刺史全州也，作堂湖山，遐邇來學，親爲指授，迨今全人師慕如新。前牧守監司援白鹿故事，乞名書院，亾慮十數史君楊侯若請尤切，率尼未下。寶慶改元，程侯榆典州事，顯述顛末，復請于朝。朝廷下儀曹某時待罪春官，與尙書郎劉致一合詞于朝，曰：三代盛時天

下之學不一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蓋不止天子諸侯之國有學而已。所以本朝慶曆既，令天下州軍咸立學，又令天下大小縣皆得立學，此正三代多設學校之意。况道以文而後名，文以道而爲古。柳公古文之倡，實有功於斯道。今若倣濂溪、東湖，令本州揭榜，仍撥隸州學一等教養，於理爲順。丞相是之，曰：此郡所當言，而朝廷所當行者，亟言之。卽日報可名，以清湘書院，且俾郡博士兼領之。成命初傳，儒紳欣躍，斯文所繫，油然有光。雖然，韓之

道更四百餘年，至公始振，公之學又二百餘年，迨今始彰。然道無古今，人無先後，而顯晦則有時焉。天也。今全之士，旣喜公之教行於時，則當推公之道垂於後，必也順彛則察紀敘，瘖嚅道真，經緯謨雅，則公之澤庶乎亾涯，而上之賜庶乎不虛。矧爾賢侯崇其廬，豐其租，俾爾多士休佚以養其氣，饜沃以厚其學，發之而爲詞章，充之而爲氣節，大之而爲功業，其又可量邪。侯以紀事書扁爲屬，亾何持憲節，廣右扁已揭記，鐫未遑也。嗣守趙侯必愿

忠定丞相之孫學與行世其家故下車首鉞之又
前守林侯岳亦嘗卽其地作新書堂是皆有志斯
文者嗚呼是事更數守歷數十年乃克備豈惟全
士之幸哉上下湘江儒館相望堯舜周孔之道浸
昌矣

富春道院記

朝廷張官置吏凡以爲民而已今州縣之官方其
未至也人畏其來旣來也人望其去不特望其去
而已至有以三不肯書其門者怨之怒之之深也
亦固有未至也人徯之旣至也人安之旣滿也人
畱之畱之不可而去也雖久而猶思之不止思之
而已且復祠之祝之子孫世世不怠之抑何頑友
之俗不同若是邪及攷其所以然則俗無頑友也
吏有不同耳夫所謂良吏者無赫赫之功無皦皦

之譽。唯奉法循理而已矣。法者朝廷之公也。理者吾心之天也。率而循之，不過廉以飭已，寬以愛民，嚴以戢吏，勤以集事，四者具矣。而又風之以教化，漸之以禮義，使詩書禮樂之澤，浹洽乎平川廣谷之間，則斯人也。豈惟徯之安之，思之祠之祝之而已。一有所爲，民驩趨之。築一臺，營一觀，率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邦君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營築若是也。至若一遊一豫，一觴一集，見其羽旄之美，聞其笙竽之聲，則又曰：吾邦君庶幾無疾病

與，何以能鼓樂燕遊若是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至若貪且酷者，凡有爲焉，民疾視之。一臺榭之築，一亭觀之脩，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邦君之好臺觀，與夫何使我至此極也。一觴豆之設，一管籥之陳，則又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邦君之好宴遊，與夫何使我至此極也。此無他，厲民以自養也。然則何以爲厲民哉。曰：賦歛有經也，或取贏焉，或再輸焉，或先期而督迫焉，或豫貸而不償焉，寃抑所望以伸理也。乃一以金爲斷焉，有則勝，否則負多。

則勝少則負是非貿貿黑白蒙蒙商校寡多白晝
爲市民不幸小有過差則譏伺之搏執之僂辱之
得金而後已雖不盡焉而其徒抑何繁哉曾子曰
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民今而後得反
之矣君無尤焉吁可懼也壬申癸酉之歲予之爲
春江也嘗欲築堂名以道院已而再期來塵班列
迫不暇也而亦不敢焉不敢者何也懼斯民之或
疾首蹙頞也後十有一年今令君竟爲之予未知
斯民之情也已而詢之邑人則皆曰可也民以爲

可則令君之嘯詠其中皆邦人之和氣也笙歌其
中皆邦人之頌聲也夫所謂道者卽理與法之所
聚也曰院者卽理與法之所由以出而覃乎百里
之封者也夫如是則春江之人熙熙然如登春臺
如飲醇酎棲鶴白昇二十八鄉之間皆道院也豈
止數楹之屋而已哉令君行且秩謝翩翩天朝予
亦將乞身西還鼓櫂春江登道院之堂采遺愛之
詩而爲令君無窮之賀將不止今日區區紀筆而
已也令君姓李氏名彌高家永嘉

札溪書院記

古者天子之國都下暨庶人之黨術咸設之學以
淑斯人故凡父兄之教告師友之講磨觀聽之所
及言行之所形無非詩書禮樂之文孝悌忠信之
事靡一夫之犯義有比屋之可封至和所薰叶氣
嘉生三光全而寒暑平五穀熟而人民育被之聲
歌紀之典冊上下數千百載間非一朝一夕之效
者三代衰學校廢子衿刺興專門習盛甚則倚席
不講蕪地爲蔬學存道亾民罔用勸漢唐盛際已

不足觀。矧厥昏庸。其胡能淑。我宋秉籙。文治蠲興。聚學爲海。輝詞成林。海隅出日。罔不同之。比年東南。尤爲特盛。逾徽而嚴。山深水幽。亂雲橫塢。是爲札溪。吳氏世居。詩書傳家。有諱堯臣者。蚤游成均。晚紆青綬。餐霞噏煙。不粒人間。或傳以爲仙云。猶子舜申。益力於學。歲在甲戌。其子應酉。果奉大對。然則稽古之功。亦旣畧見。方且考卜奇勝。肇造書宇。講堂其中。扁以達善。前有湧泉。疏池滌研。兩廡旁翼。爲東西齋。齋上爲閣。左曰明經。經史子集之

書藏焉。右曰見賢。古先賢哲之像列焉。門之外壘。土爲壇。環植以杏。結亭曰風雩。伯仲子姓。肅肅雍雍。蚤夕其間。以脩以游。旁有老桐。莫知其年。一日震雷。不煩斧斤。乃以其材象洙泗聖人而事之用。瞻儀刑以肅朝夕。雖然。豈無所自哉。康廬洪氏合。碁功之族。築館共之。 大宗皇帝賜宸翰命之官。資其子卒登巍科。聖朝勸學其盛若此。士生斯時。曷以仰承休德哉。必也。遡古聖人所以設學之意。考昔賢所以躬行之實。思夫古之所謂士者。養於

家漸於鄉、然後舉於州、而用於天子、此自源徂流者也。又念夫古之已仕、而歸者、則坐之里門之堂、使里中子弟、得以朝夕質疑、而問義、故曰仕而優、則又學焉。此自葉流根者也。始而終終、而又始、學烏有已邪。若夫誦堯之言行、蹈之行、而徒曰富貴利達云者、此則世俗之學、而非先王之學也。某之爲暘谷書院也、欲記而未暇、而吳君以札溪之記爲屬、吳君於先君中表也、其可以詞荒解乎。然學無異事也、是說也、不惟記札溪也、所以記暘谷者

亦不異是也、吾黨小子、其識之、

富春驛記

杜工部月明泊舟對驛云、更深不假燭、月朗自明船、金剝青楓外、朱樓白水邊、城烏啼耿耿、野鷺宿娟娟、皓首江湖客、鈞簾獨未眠、富春據錢塘上游、千車麟麟、百帆隱隱、日過其前、而征舍才數椽、客至無所館、往往躡老子之宮、踐浮屠之室、其來塵鞅、其去水空、公私交病、不知幾春秋、予彈絲稍間、築驛江渚、至者如歸、越山如畫、金剝差參、其旁絕

類草堂所詩旦夕代去繫舟驛下收吳煙越雨盡
入毫端繼公之詩於數百年後亦一快也癸酉冬

記

徽州貢院記

新安貢宇地於宣和嗣建未遑也歲賓興則假諸
宣廟州庠蓋是時試藝者少紹興浸盛廟學無以
受乾道戊子邦君郊侯升卿始規廟東閒地及增
市於民者凡六百二十丈爲屋百楹今六十年士
五倍門迸入躡踐屢驚屋不足芘蓋以蘆葦上下
交病者三十年於此矣更十數守咸睥睨莫就今
侯來首垂意焉鄉校獻議謂前地可拓侯乃偕別
駕洪君侃博士王君日新率履相攸果可焉於是

括餘閒平阻險因高下且徙教官之舍而他之前日之湫蔽者一旦地闢天開改兒易眎是斷是虔功成不愆昉事於丙戌之冬休徒於丁亥之夏新者以間計一百二十有七舊者百楹亦再繕之潭潭沉沉林鬱雲屯五門洞開東西徑可入中坐萬士裕如也自是父兄之遣子弟者無爭門疊趾之憂而羣試之吐英奇者有暢目爽心之助侯之惠多士爲如何邪且是役也亦有數焉初邾侯之始創也歲爲戊子是秋卽試士明年冠南宮占鼎魁

聯翩上第者兩倍他時今侯之增廣也來年又爲戊子則巳丑臚傳之盛亦當增廣於乾道矣雖然數者天也成之者人也今侯之來固天所以佑此邦而成此數邪初議者以地褊欲遷之城外某馳書于侯曰徙非便也役艱大必墮因循且潮陽可監也歲在甲戌潮之士嘗首南宮矣巳而以選場狃陋遷之其後凡再舉寂無奏名者今又復故焉侯信其說乃躬行度之議乃定茲大役也非仁且勇安得不搖於異議蓋新安爲畿輔凡分左契者

皆朝廷推擇而來，故多得良牧。彼怠而荒政，刻而苛歛，纔一二計，今侯之賢也。冰雪其操，襁褓其民。堂皇其屬邑，符移不繁，財用自裕。而又振丙戌之水，代秋苗之輸，新川驛之橋，建休寧之寨。凡可以便斯民者，靡不力焉。可不牽聯書之以告，後之爲政者乎？新天子明德日升，垂意吏治，每臨遣守臣，丁寧戒飭，用是陛辭而退者，莫不震竦，知所趨向。先朝蘇公洵之論曰：近之守令賢，邪民譽之歌之；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若夫遐陬僻壤，雖使盜跖

爲守，檇杙饕餮爲令，郡縣之民羣嘲而聚罵者，雖千百輩，而朝廷不知也。顧新安在國門之西三百里，有此良牧，豈不上徹明目達聰之朝邪？雖然，侯之所以望於多士者，不惟計偕而已。道之所在，始於修身事親，終於致主矧吾邦碧嶂峭立，水清石鑿，歷數先賢，皆卓然以忠義風節名世，蓋其毓於山川者然也。唯多士勉之，以無負賢侯興起之意。侯天胄名希，齊詩書傳家，父子兄弟十餘人，踵取儒科，其行治爲金華公族標表，故其見之政事者

若此

休寧縣脩學記

紹興中錫山先生陳公之茂來尉休寧遷學于南門之左今六十八年屋侵壞邑大夫毘陵張侯抃脩之不異新宮尉吳門吳侯大淵克蒞是役書三來詭以紀事某邑民也不學是懼安能紀辟不獲輒誦昔聞古者自六歲學數與方至十五入太學如擊石火如導谷泉不擊不導火泉固存擊之導之火泉乃出人有成性道體具備學問一施德業

日廣非昔無今有也至若過時迺學則已跳躍逐物矣揉之維之刻之琢之俾還性初迺順帝則夫時而學與過時而學皆可達諸聖賢神道顯德坦然亡壅嗚呼先王爲之設學不可一日緩已國家昭德恢儒今二百五十年聲容文明匹休三代自移蹕吳會新安在甸服三百里教化所漸益近且先故休寧百年來比屋詩書衣冠鼎盛士之繇學致身者踵武相屬嗚呼錫山建學明道所以期惠吾邑人者獨致身云哉今大夫以廉敏稱知先教

後政首加葺焉。士之峩冠曳履入于其間，俯仰以思曰：吾之學知一性之本原者乎？學而仕者曰：吾之仕知名誼風節如吾邦之先達者乎？學者不徒記問詞章而思其本原，仕者不徒簿書期會而思所謂大節，使吾邑隱然爲多士鄉，此錫山意也。亦今大夫意也。某亡狀庶與吾邑人日新厥圖，益奮不解，且系以歌，用昭無忘。松蘿茗蕘兮屏其虛，東溪紆餘兮帶其郭，有學宮兮屋渠渠，峩新冠兮衣裾。裾春薄莫兮風舞雩，秋爾霽兮涼生墟，服仁食

義兮力菑畲。圓規方矩兮行瓊瑤，靄靄闐闐兮論雲衢。名節崔嵬兮照史書，于勉于于勉于。玉此詩歌堅不渝。

休寧先達續題名記

寶慶丁亥冬，海寧令君與鄉校之秀以書來曰：邑之進士題名植石校宮，今五十年，字溢矣。將代石嗣之，而未有以敘其繇。且新安試士之宮，乾道戊子，賢守郝公升卿寔新之。次年己丑，士之試禮部者，方公恬爲南省第一，汪公義端爲廷對第三，與

夫聯翩上第者是歲特盛近史君趙公希齊再新之、又適當戊子秋賦已丑春官之歲、願牽聯書之以章明厥證、予謂天道之行率有常數、六十年而一還、數之常也、然題名之設勸戒並著、古人抑亦有深意焉、皇上膺圖受籙、于今五年、而來歲始親策士、士之抱英奇懷經濟者、得遶龍墀從容竟日、悉吐所欲言、上焉有補於國、下焉有利於民、非士之榮乎、然其姓名一登此石、則昭昭乎示的於無窮矣、異時人將指之曰、此名臣也、是以道德

聞者、或曰是以功業顯者否、則又曰是以名節著者、凡若是者皆足以大吾鄉邦矣、一或不然、則人將指其名而言曰、是敗吾名教者、是爲吾鄉邦之累者、凜然清議、千古不磨、夫惟用其所可榮、去其所可戒、則斯石者非石也、夫子之木鐸也、其亦令君宣化之意乎、令君應氏名塾、天台人、

昌化縣學門記

縣爲畿赤文學、宜林海、乃由唐武德而來、踰六百載、士不名一第、至比歲、乃寢盛、何邪、顧所養奚若

耳學校養才地也。璧水泮宮，類置官邑校才所出也。乃無焉，唯令耳。令垂意則學，否則闐屋耳。甚則園蔬耳。然學術有淺深，意向有實否。故計效有大小，胡可誣哉。乃嘉定癸酉歲，邑之士章薦貽書春渚曰：吾邑之學，凡五遷。淳熙己亥，令錢公孜于縣之東卜今址，作新宮。崗地平行，溪山紆環。然前櫛岷，屢無地可徑，寄門東偏，旁蹊弗正。山川若障，曠莫可睹。吾邑人歆然未快者，歷今三紀。乃今令君趙公始，娟金錢盡得其地，載闢載除，乃峙仇門，乃

翼崇墉，乃辟端達，言言闐闐。宮墻益尊，東南諸峰羅立，獻狀秀氣益發，如挾壞雲如剖前屏。端闕洞直，天造神劃，學故宮也。而改貌易眎，斬若更新。人無賢愚，莫不用快。則又曰：吾邑之學，作於錢公，而闡教崇文，昉於卞公園。由卞而後，令時得賢，故學賴不廢。才日以成，今令也尊道術，厚教化。父母我民，師式我徒。且前有賢令，創尊經閣于講堂後，橫雲截蜺，非不甚麗。而前塗未開，弗顯弗明。維學肇造，將四十稔，乃底于今。始克大備，顧不偉諸。而又

歲延秀雋闡厥政事益市圖史博我見聞學徒所
資悉給于公民歌其愛士洽其教夫治學宮推學
道書可後乎願爲吾邑書勿疑嗚呼學乎學乎記
誦云乎哉士乎士乎爵祿云乎哉根本六藝出入
百氏脩諸家而放諸圖窮則安而達則毅不離乎
道一也雖然是學之成寧止成淳熙之緒哉自慶
曆四年詔郡縣立學而是邑之學乃至今日而備
顧不甚難歟思其難則由是路出入是門可不研
諸慮勉諸行乎此則令君之望焉耳不徒斷石紀
塗而未愜者今聞竟成之不爲邦人喜邪乃引筆
不復辭

翰苑續題名記

謹按中興翰苑題名記云唐寶應中學士官族皆
刻石屋壁皇朝景德初趙安仁晁迥李宗諤始
復置壁記由丞旨陶穀而下至直院率以除授歲
月次第之繼者咸得踵列中遭變故今不復存故
紹興題名特自中興始而東都舊記則未有討論

者。暇日同寮相與言之。未慙焉。迺取洪氏翰苑羣書所編名氏。其自王安石以後編所來未及者。復根據他書足之。由建隆至靖康凡一百九十二人。寫之翠珉。刊寘玉堂之側。以補一代典獻之缺。恭惟天啓炎圖。挺生真主。當五季戰爭之後。復見唐虞揖遜之風。聖子神孫。奕葉相授。而其間元勳重輔。碩望鴻儒。率皆步武禁林。柱石當代。迺於此獨無傳焉。則何以增輝映於金坡。起人心於方來乎。雖然。士欣遇於一日。論常定於百年。考吾儕因得以自警焉。

江東提舉司湖山樓記

某前年奉檄校進士試繇江寧。上當塗涉蕪湖。歷青陽以達于秋浦。凡五百里。皆江東部所至。有洿池。池有楫。凡池廣。陜水淺深。溉田若干。悉書于楫。植之池。因詰老氓。氓曰。無問也。意甚美。行者病之。縣旦暮遣吏來度丈尺。吾擾矣。都鄙因緣爲漁小。不如式。又疵焉。於吾池則如故也。今常平使者行。

一紙文書，氓自浚自築，了無落事，又能嚴飭屬縣，催科有省限，不得先期督迫逃亡，當核賦不得抑令代輸。凡我父子浸得休息，言已。又曰：使者歲行部，舊也。今出則人徒少，無一征道，吾墟落如不聞，氓不知他。若田野則蒙惠利實多，某聆其言，因念公呂蜀產，任東南使事，民情風土，疑鉏鋤不相值者，今發則合節約，束不繁，人自得於湖山之外，得非五方號異宜，治理本無二邪？堯舜之治天下，禹之治水，子賤之治邑，黃霸之治郡，顏闔之御馬，梓

慶之削鑿，皆此道也。世之多事以病人者，抑亦病矣。旣二年，事益清，官益暇，廼於治所之偏，作堂曰秋浦。浦橫其下也，堂上結樓曰湖山。九華諸峰羅立其前也，惟池山水州，翠微鎮子諸山，固名清絕，然九芙蓉參差碧霄，環視他阜，自覺迤邐，有如吞吐大江，沈涵乾坤，則秋浦實如巨浸。池之山水盡在是矣，而又規裁端闕，意象突兀，翔太虛而納千里，與山水稱其季。兵部侍郎爲作扁，字徑二尺，與堂樓稱已。又書戒某曰：爲我紀始焉。某每病世之

紀事者率以頌如前所述得無自病邪曰不然以口譽人曰盜沒人之實曰媚盜固耻之媚其安乎念無與於吏事莫知他政獨得於田野者如此而以病自嫌欺也矧樓未足紀作於政和人洽當代入覲之際是可紀也畧其鉅而書其細書法乎雖然公生于靖康忠義宇文公之家貌甚溫心特毅臨事挺挺不可搖奪平日施置罷行一毫不妄樓豈徒作哉蓋吾夫子嘗登高諸子侍夫子四望喟然嘆曰於此致思無所不至矣蓋高則靜靜則安

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故晉人有言玩芝蘭則悅德行之士睹松竹則思正操之人臨清湍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然則登斯樓坐斯堂者挹九華之高飲秋浦之綠又當若爲其思耶抑公以此樂貽方來則固以此思貽亡窮邪若乃千巖滴翠十頃澄秋虛簷納出洞之雲飛拱動涵波之月夜奕而神仙集朝吟而烟霏生他年儻遂寄目則追今日手玉斧事而爲公賦之未晚也至紀工程之先後商靡用之夥細殆非所急宜無

書公名紹彭字信臣蜀之成都人開禧丙寅仲春
五日記

勝靜樓記

己丑進士故溧陽尉詹公之仲子廷堅貽書於僕
曰先人之廬負山面溪溪上平曠羣峰羅立予作
樓於右廡以延覽溪山之奇樓之左右綠水紅蕖
雜以他葩樓下爲室以貯圖史上則虛之以爲休
燕之地蓋區區之志在於息陰而辟影棲寂而辟
喧居高而辟塵者也前將作監王公炎爲取老氏

之說扁以靜勝幸不鄙爲我記之庶知所以用力
之地焉予聞大學之道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
靜靜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儻靜而不慮則頽然
昧然而已耳何物之能勝邪苟因夜虛寸肩暇皇
試一思之孰非外假豈惟吾身之微哉凡兩儀之
大萬類之繁古今之相仍寒暑之更禪咸若是而
已矣至若陰陽之本動靜之萌一動一靜互爲其
體曷不於日用之間而觀之人必定也然後能應
非動生於靜乎至於過者日化神者固存非靜出

於動乎。夫如是則動與靜一。物與我一。而又烏用乎勝之邪。故曰聽於眇故能聞未極。眇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睿故能知未始。孰謂戰國之論議而非源流於洙泗者哉。雖然心固御形而形亦役心。今夫蹶者趨者形也。而心顧動焉。聞君頻年征塵滿衣。今也倦翼還棲。遊雲返壑。宴坐斯樓。靜觀羣動。大而山川之流峙。細而薄荷之枯榮。上而烟靄之卷舒。下而鳧鷗之出沒。壺中天永。金烏影遲。如老坡所謂一日可當二日。百歲可當二百歲矣。此

惟曰奉法循理而已矣。使夫人也而能奉朝廷之法。順吾心之理。則又烏有生事以擾民傷財以害人者哉。獨怪乎州縣之間。沾沾自好之士。屋無不營之日。亭無不築之時。他山之石困於鑿。牛山之木殘於伐。百工疲於犇命。齊民苦於百役。汗者以是而囊金。健者以是而釣名。至所謂屋成而民勞。車澤而人悴。元氣所關。彼固未嘗過而問焉。春秋侯國作一臺。營一門。聖人必謹書之。其垂戒萬世之意深矣。若潛之役非可已而不已也。財取於

節抑之餘而不病乎民，民役於農工之隙而不奪其時，是皆可書也。不寧是也，頒詔有亭，嚴更有樓，園扉帑藏，征司賓舍靡一不作，庠序教化之所自出也。抑又首新之，於是邑之能事畢矣。初民以令居之，未肅也，相與于于而來，合力作之，不日成之，而令也，則又省刑薄斂，吏不至門，使百里之間得以安卧，月明而無吠犬之聲，此又令之所以報民之力也。僕舊官芻邑，且屢以事至，潛喜其俗醇事簡，又幸其今得良令之不煩也，故併書之，使後之因俗爲政者有攷焉。

潭州湘潭縣新建堂宇記

四方士大夫之論謂官轍之難，莫難於爲邑。詰其故，則曰賦有定藉而上征無藝，入有定期而督迫常先，故吏益媮，民益慢，由是益不可爲。嗚呼，盍亦反其本而已矣。獨不見洙泗之諸子乎？治蒲治莒爲單父爲武城，道路平籬落整，田疇無荒，瓜茹有行，細猶若是，他容有不治之事哉？下而漢唐循吏亦復班班史簡，然則今之人何遽不古若哉？無亦

始勤而終怠，始明而終闇，始廉而終墨，始謹而終肆者，有以害之乎？湘潭之從予也久矣，予見其敏而恪，廉而不懈，蓋期其必有立也。今也初爲古縣，徃人信之，今爲湘潭，百姓歌舞之，又能以其餘力而新其所治之堂，百里之人若曰：吾之所以安於室廬者，令君之賜也；令君之居，豈容不相與叶力以治之乎？於是不日而成，人不知役，嗚呼！堂未足記也，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聖賢之言至是而驗者，容可不記乎？使世之儋爵析圭者，人人知服洙

泗之教，則唐虞太平，其不自田里始乎？其不自州縣始乎？然則食君之粟，牧君之民，可不思所以勉之。



